太平廣記/卷第275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上一卷 ◄

太平廣記
卷第二百七十五　童僕〈（奴婢附）〉

► 下一卷

韋桃符

隋開皇中，京兆韋衮，有奴曰桃符，每徵討將行，有膽力。衮至左衛中郎，以桃符久從驅使，乃放從良。符家有黃牸牛，宰而獻之，因問衮乞姓。衮曰：「止從我姓為韋氏。」符叩頭曰：「不敢與郎君同姓。」衮曰：「汝但從之，此有深意。」故至今有「黃犢子韋」，即韋庶人其後也。不許異姓者，蓋慮年深代遠，子孫或與韋氏通婚。此其意也。〈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〉

李敬

李敬者，本夏侯孜之傭也。孜久阨塞名場，敬寒苦備歷。或為其類所引曰：「當今北面官人，入則內貴，出則使臣。到所在，打風打雨，爾何不從之。而孜孜事一個窮措大，有何長進耳？縱其不然，堂頭官人〈（此輩謂堂吏為官人）〉，豐衣足食，所往無不克。」敬囅然曰：「我使頭及第，還擬作西川留後官。」眾皆非笑。時孜於壁後聞其言。凡十餘歲，孜自中書出鎮成都，臨行，有以邸吏託者，一無所諾。至鎮，用敬知進奏，而鞅掌極矣。向之笑者，率多伏敬。初孜未遇，伶俜風塵，所跨蹇驢，無故墜井，及朝士之門，或逆旅舍，常多齟齬時人號「曰不利市秀才」。竟登將相。〈（出《摭言》）〉

武公幹

武公幹者常事蒯希逸秀才，十餘歲，異常勤乾。洎希逸擢第，乾辭以親在，乞歸就養。希逸監留不住，既嘉其忠孝，以詩送之，略曰：「山險不曾離馬後，酒醒長見在床前。」同人醵絹贈行，皆有繼和。〈（出《摭言》）〉

吳行魯

吳行魯尚書，彭州人。少年事理官西門思恭，小心畏慎。每夜，常為溫溺器以奉之，深得中尉之意。一日為中尉洗足，中尉以足下文理示之曰：「如此文，爭教不作軍容使。」行魯拜曰：「此亦無憑。」西門曰：「何也？」魯曰：「若其然者，某亦有之，何為常執僕廝之役。」乃脫履呈之。西門嗟歎，謂曰：「汝但忠孝，我當為汝成之。」爾後假以軍職，除彭州刺史。盧耽表為西川行軍司馬，御蠻有功，歷東川、山南二鎮節度使。初行魯之在東川也，歷圖南為西川副使，隨府罷。行魯欲延辟之。厲素薄行魯，聞之大笑曰：「不能剪頭剃面，而趨事健兒乎！」自使院乘馬，不歸私第，直出北郭。家人遽結束而追之。張云為成都少尹，常出輕言，為行魯鴆殺之。〈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〉

李鵠

盧鈞子肅，貞簡有父風。（《唐摭言》三「盧鈞子肅貞簡有父風作」盧「《肅鈞之孫貞簡有祖風」》。光化初，華州行在及第。自大寇犯闕途二十年，縉紳靡不褊乏。肅始登第，俄有李鵠者造之，願傭力。鵠善營利，暇日往往反資於肅，此外未嘗以所須為意。肅有舊業在南陽，常令鵠徵租。鵠皆如期而至，來往十里，而未嘗侵費一金。既及第，鵠奔走如初。及一春事畢，鵠即辭去。〈（出《摭言》）〉

捧硯

捧硯者，裴至德之家童也。其母曰春紅，配騶人高璠而生。一歲時，夏日浴之，裸臥於廊廡間，有卑腳犬曰青花，忽來。齧兒陰食之。春紅聞啼聲，狼忙而至，則血流盈席矣。賴至德有良藥封之，百日如故。明年夏，寢之前軒，青花伺人隙復來，並卵又食訖。宛轉於地而死，又以前食之藥傅之，及愈為宦者焉。字之曰捧硯，委以內豎之職。至光啟丙午年，十餘歲矣。裴使外出，遇盜於鄭郊見害。噫。捧硯童兒也，再殘而無恙，裴以一出而不回者，其故何哉？〈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〉

捧劍

咸陽郭氏者，殷富之室也，僕媵且眾。其間有一蒼頭，名曰捧劍，不事音樂，嘗以望水眺雲，不遵驅策，雖每遭鞭捶，終所見違。一旦，忽題詩一篇，其主益怒。詩曰：「青鳥銜蒲菊，飛上金井欄。美人恐驚去，不敢捲簾看。」儒士聞而競觀，以為協律之詞。其主稍容焉。又《題後堂牡丹花》曰：「一種芳菲出後亭，卻輸桃李得佳名。誰能為向天人說，從此移根近太清。」捧劍私啟賓客曰：「願作夷狄之鬼，恥為世俗蒼頭。」其後將竄，復留詩曰：「珍重郭四郎，臨行不得別。曉漏動離心，輕車冒殘雪。欲出主人門，零涕暗嗚咽。萬里隔關山，一心思漢月。」〈（出《雲谿友議》）〉

歸秦

沈詢有嬖妾，其妻害之，私以配內豎歸秦，詢不能禁。既而妾猶侍內，歸秦恥之，乃挾刃伺隙，殺詢及其夫人於昭儀使衙。是夕，詢嘗宴府中賓友，乃便歌著詞令曰：「莫打南來雁，從他向北飛。打時雙打取，莫遣兩分離。」及歸而夫妻併命焉。時咸通四年也。〈（出《北夢瑣言》）〉

段章

段章，咸通十年，事前進士司空圖。初，章以自儆為馭者，亦無異於他傭。是年夏，圖歸蒲久，以乏力，不足賙給，章乃謝去。廣明庚子歲，冬十二月，寇犯京，圖寓居崇義裡。九日，自里豪楊瓊所，轉匿常平倉下。將出，群盜繼至。有擁戈拒門者，孰視良久，乃就持圖手曰：「某段章也，係擄而來，未能自脫。然顧懷優養之仁，今乃相遇，天也！某所主曰張將軍，喜下士，且幸他〈（明抄本他作偕）〉往，必亡他。然且決免於暴橫矣。」圖誓以不辱，章惘然泣下，導至通衢，即別去。圖因此得自開遠門宵遁。至咸陽橋，復遇榜者韓鈞濟之，乃抵鄠縣，因達於行在。〈（出司空圖《段章傳》）〉

上清

貞元壬申歲春三月，丞相竇參居光福裡第。月夜，閒步於中庭。有常所寵青衣上清者，乃曰：「今啟事，須到堂前方敢言之。」竇亟上堂，上清曰：「庭樹上有人，恐驚郎，請謹避之。」竇曰：「陸贄久欲傾奪吾權位，今有人在庭樹上，即吾禍之將至矣。且此事將奏與不奏。皆受禍，必竄死於道路。汝於輩流中不可多得，吾身死家破，汝定

為宮婢。聖居如顧問，善為我辭焉。」上清泣曰：「誠如是，死生以之。」竇下階大呼曰：「樹上人應是陸贄使來，能全老夫性命，敢不厚報？」樹上人應聲而下，乃衣　粗者也，曰：「家有大喪，貧甚，不辦葬禮。伏知相公推誠濟物，所以卜夜而來，幸相公無怪。」竇曰：「某罄所有，堂封絹千匹而已，方擬修私廟次，今日輒贈可矣。」　粗者拜謝，竇答之如禮。又曰：「便辭相公。請左右齊所賜絹，擲於牆外。某先於街中俟之。」竇依其請，命僕人偵其絕蹤且久，方敢歸寢。翌日，執金吾先奏其事，竇公得次，又奏之。德宗厲聲曰：「卿交通節將，蓄養俠刺，位崇台鼎，更欲何求？」竇頓首曰：「臣起自刀筆小才，官已至貴，皆陛下獎拔，實不因人。今不幸至此，抑乃仇家所為耳。陛下忽震雷霆之怒，臣便合萬死。」中使下殿宣曰：「卿且歸私第，待候進止。」越月，貶柳州別駕。會宣武節度劉士寧通好於柳州，廉使條疏上聞，德宗曰：「交通節將，信而有徵。」流竇於歡州，沒入家資，一簪不遺身。竟未達流所，詔賜自盡。上清果隸名掖庭且久，後數年，以善應對，能煎茶，數得在帝左右。德宗謂曰：「宮內人數不少，汝大了事，從何得至此？」上清曰：「妾本故宰相竇參家女奴，竇參妻早亡，故妾得陪掃埽。乃竇參家破，幸得填宮，既奉龍顏，如在天上。」德宗曰：「竇參之罪，不止養俠刺，兼亦甚有贓污，前時納官銀器至多。」上清流涕而言曰：「竇參自御史中丞，歷度支戶部監鐵三使，至宰相，首尾六年，月入數十萬，前後非時賞賜，當亦不知紀極。乃者彬州送所納官銀器，皆是恩賜。當部錄日，妾在彬州，親見州縣希陸贄恩旨，盡刮去，所進銀器上刻藩鎮官銜姓名，誣為贓物〈（為贓物原作物贓為，據明鈔本改）〉。伏乞下驗之。」於是宣索竇參沒官銀器，覆視其刮字處，皆如上清之言。時貞元十二年。德宗又問養俠刺事，上清曰：「本實無，此悉是陸贄陷害，使人為之。」德宗至是大悟，因怒陸贄曰：「老獠奴，我脫卻伊綠衫，便與紫著，又常呼伊作」陸九「。我任使竇參，方稱意次，須教我殺卻他。乃至權入伊手，其為軟弱，甚於泥團。」乃下詔雪竇參冤。時裴延齡探知陸贄恩衰，得恣行媒糵，乘間攻之。贄竟受譴不回。上清特敕削丹書，度為女道士，終嫁為金忠義妻。世以陸贄門生名位多顯達者，世不可傳說，故此事絕無人知。〈（出《異聞集》）〉

李錡婢

李錡之擒也，侍婢一人隨之。錡夜自裂衣襟，書已冤〈（明鈔本無冤字）〉。管榷之功，言為張子良所賣，教侍婢曰：「結之於帶。吾若從容賜對。當為宰相，楊、益節度使；若不從容，受極刑矣。我死，汝必入內，上必問汝，汝當以是進。」及錡伏法，京城大霧，三日不解，或聞鬼哭。憲宗又於侍婢得帛書，頗疑其冤，內出黃衣數襲，賜錡及子弟，敕京兆府收葬之。李銛，錡之從父弟也。為宋州刺史，聞錡反狀，慟哭，驅

妻子奴婢，無老幼，量頸為枷，自拘於觀察使。朝廷憫之，因為薄貶。按李錡宗屬，亟居重位，頗以尊豪自奉，聲色之選，冠絕於時。及浙西之敗，配掖庭者，曰鄭、曰杜。鄭得倖於憲宗，是生宣宗皇帝，實為孝明皇太后，次即杜，杜名秋，亦建康人也，有寵於穆宗。穆宗即位，以為皇子漳王傅姆。太和中，漳王得罪國除，詔賜秋歸老故鄉。或曰，係帛書者，即杜秋也。而宮闈事秘，世莫得知。夫秋女婢也，而能以義申錡之冤，且逮事累朝，用物殫極，及其被棄於家也，朝饑不給，故名士聞而傷之。中書舍人杜牧為詩以諺之曰：「荊江水清滑，生女白如脂，其間杜秋者，不勞朱粉施。老濞即山鑄，庭後千蛾眉，秋持玉巵醉，與唱金縷衣。濞既白首叛，秋亦紅淚滋。吳江落日渡，灞上綠楊垂。聯裾見天子，盼眄獨依依。椒壁懸錦幕，鏡奩蟠玉螭，低鬟認新寵，窈裊復融怡。月上白壁門，桂影涼參差，金階露新重，閒捻紫簫吹。莓苔夾城路，南苑雁初飛。紅妝羽林仗，獨賜辟邪旗。歸來煮豹胎，厭飫不能飴。咸池升日慶，銅雀分香悲，雷音後車遠，事往落花時。燕媒〈（「媒」原作「祺」，據明鈔本改）〉。得皇子，壯發綠絲絲。書堂親傅姆，天人相捧持。虎精珠絡褓，金盤犀鎮帷。長楊射熊罷，武帳弄啞咿；漸拋竹馬戲，稍出舞雞奇。嶄嶄整冠佩，侍宴坐瑤池，眉宇儼圖畫，神秀射朝暉。一尺桐偶人，江充知自欺。王幽茅土削，秋放故鄉歸。觚稜拂鬥極，回首尚遲遲，四朝三十載，似夢復疑非。潼關識舊吏，吏鬢已成絲；卻喚吳江渡，舟人那得知。歸來四鄰改，茂苑草菲菲。清血灑不盡，仰天知告誰？寒衣一尺素，夜借鄰人機。我昨金陵過，聞之為歔欷！自古皆一貫，變化安能推。夏姬滅兩國，逃作巫臣妻；西子下姑蘇，一舸逐鴟夷；織室魏豹俘，作漢太平基，語置代籍中，兩朝尊母儀。光武紹高祖，本係生唐兒；珊瑚破高齊，作婢舂黃糜；蕭後去楊州，突厥為閼氏〈（音支）〉。女子固不定，士林亦難期；射鉤後呼父，鉤翁王者師；無國邀孟子，有人毀仲尼；秦因逐客令，柄歸丞相斯；安知魏齊首，見斷簀中屍。給喪蹶張輩，廟廊冠峨巍。珥貂七葉貴，何妨戎虜支。蘇武卻生返，鄧通終死饑。主張既難測，翻覆亦其宜。地盡有何物？天外復何之？指何為而捉，足何為而馳？耳何為而聽，目何為而窺？己身不自曉，此外何思惟。因傾一樽酒，題作杜秋詩，愁來獨長詠，聊可以自貽。〈（出《國史補》並《本事詩》）〉

李福女奴

李福妻裴氏性妒忌，姬侍甚多，福未嘗敢屬意。鎮滑台日，有以女奴獻之者，福意欲私之而未果。一日，乘間言於妻曰：「某官已是至節度使矣，然所指使者，不過老僕。夫人待某，無乃薄乎？」裴曰：「然，不能知公意所屬何人？」福所指，即獻之女奴也，裴許諾。爾後不過執衣侍膳，未嘗一得繾綣。福又囑妻之左右曰：「設夫人沐發，必遽來報我。」既而果有以夫人沐發來告，曰：「夫人沐發。」福即偽言腹痛，召其女奴。

其女奴既往，左右以裴方在沐，難可遽已，即告以福所疾。裴以為信焉，遽出發盆中，跣問福所苦。福既業以疾為言，既若不可忍狀。裴極憂之，由是以藥投兒溺中進之。明日，監軍使及從事，悉來候問。福即具以事告之，因笑曰：「一事無成，固其分。所苦者，虛咽一甌溺耳。」聞者無不大笑。〈（出《玉泉子》）〉

卻要

湖南觀察使李庾之女奴，曰卻要，美容止，善辭令。朔望通禮謁於親姻家，惟卻要主之，李侍婢數十，莫之偕也。而巧媚才捷，能承順顏色，姻黨亦多憐之。李四子：長曰延禧，次曰延范，次曰延祚，所謂大郎而下五郎也。皆年少狂俠，咸欲蒸卻要而不能也。嘗遇清明節，時纖月娟娟，庭花爛發，中堂垂繡幕，皆銀釭，而卻要遇大郎於櫻桃花影中，大郎乃持之求偶。卻要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庭中東南隅，佇立相待，候堂前眠熟，當至。」大郎既去，至廊下，又逢二郎調之。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東北隅相待。」二郎既去，又遇三郎束之，卻要復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西南隅相待。」三郎既去，又五郎遇著，握手不可解。卻要亦取茵席授之，曰：「可於廳中西北隅相待。」四郎皆去。延禧於廳角中，屏息以待。廳門斜閉，見其三弟，比比而至，各趨一隅。心雖訝之，而不敢發。少頃，卻要密燃炬，疾向廳事，豁雙扉而照之，謂延禧輩曰：「阿堵貧兒，爭敢向這裡覓宿處。」皆棄所攜，掩面而走。卻要復從而咍之。自是諸子懷慚，不敢失敬。〈（出《三水小牘》）〉

此北宋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